

中国第一桩现代名人离婚案

◎ 邢琴



1920年10月兴冲冲地抵达伦敦时,却被告知罗素早已被剑桥除名,目前人已在前往中国的讲学途中。

陷入失落情绪的徐志摩在伦敦“正赶着问想换路走的时候”,梁启超介绍爱徒认识了林长民,林长民爱徐志摩的才华,热情地将狄更生介绍给他。狄更生看出了他的烦闷,劝他到康桥去,狄更生以自身在皇家学院的影响力为徐志摩争取到了特别生资格,随意选课听课。

1920年冬张幼仪来到英国,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波士顿租了几间小屋与徐志摩同住。

所有朋友都认为徐志摩是一个热诚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做他的朋友,没有人不喜欢他”(梁实秋语)。他喜欢所有的人,“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叶公超语)。

他对所有人都那么好,除了张幼仪。在伦敦,徐志摩去听过林长民在国际联盟协会的演讲会上发表的演讲。后来由梁启超介绍认识,两人性情相投,一见如故。对唯美、浪漫的共同追求,是两个人互相欣赏的主要因素。徐志摩爱林长民的风情雅趣,林长民喜徐志摩的灵慧聪敏。

借由林长民,徐志摩结识了对其此生都影响深远的两个人——狄更生和林徽因,一个令其执迷康

桥,一个让其深陷爱情。前者使康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象征和隐喻,后者使徐志摩经历感情重挫嬗变成一个诗人。

徐志摩邀张奚若一起去拜访林长民。开门的是垂着两条小辫、处处闪烁着灵秀之气的林徽因。林徽因一愣之下差点脱口而出喊他们“叔叔”。从这天起,徐志摩常邀张奚若去和林长民先生聊天。到了林家,稍事周旋后,徐志摩就不见了。几次之后,听到内间欢快的交谈声和阵阵笑声,张奚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徐志摩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林大小姐也。他张奚若只不过是一道缠住林长民的幌子。

林徽因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拒绝徐志摩。徐志摩已经千里迢迢跑去德国找张幼仪离婚去了。面对绝情无义的徐志摩,伤心欲绝的张幼仪此时已远赴德国投奔性格体贴的七弟。因为此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徐志摩为了撇清关系,要求张幼仪去堕胎。张幼仪在震惊中颤抖地哀求:听说堕胎会死人啊。已经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徐志摩冷冷地回复,坐火车也会死人,难道从此再不坐火车了吗?

张幼仪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她永远走不进徐志摩的世界,徐志摩也从来没有试着让她去了解他。她只记得徐志摩出国前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那

样踱来踱去,他挥舞着手臂宣称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屈从于旧习俗,说他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他挥舞的手臂像一个决绝的宣告,这个宣告对徐志摩也许是光荣的对抗与革命,对张幼仪却不啻为天崩地裂的宣判。

在吴经熊家里,张幼仪与徐志摩正式签字离婚,见证人还有凑巧来柏林访友的金岳霖。当他们因为徐志摩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人鼓掌庆祝的时候,张幼仪却孤立无援,流尽千行泪,整个世界踏着她内心的痛苦在为那个挑衅传统的男人欢呼歌颂。

无论徐志摩对张幼仪多么寡情,所有的人仍然都爱徐志摩。张幼仪想到她写信告知二哥张君勱自己要跟徐志摩离婚时,张君勱在哀痛中回信: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并殷殷叮嘱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张家人对徐志摩的热爱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当日后徐志摩与陆小曼再婚时,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不仅盛装出席,晚年时的张嘉铸更留下遗嘱要求子女要在自己的丧礼上读一首徐志摩的诗。

徐志摩费尽心机摆脱了张幼仪,林徽因业已芳影无踪。

两个女人都离开后,返回康桥的徐志摩开始去领略康桥的美。林徽因给他的痛苦使他发掘出了自身诗人的潜能。那些狂热的回忆,沉在康桥静静的水流里,被记忆美化成海市蜃楼般的倒影。

作为生命中出现过的重要女人,张幼仪和林徽因对徐志摩成为一名诗人所产生的影响,陆小曼这样分析:“志摩写诗最多的时候,是他初次留学回来,那时我同他还不认识。最初他是因为对旧式婚姻(指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结合)的不满意,而环境又不允许他寻他理想的恋爱,在这个时期他是满腹牢骚,百感杂生……因此写了不少好诗。后来居然寻到了理想的对象(即林徽因),而又不能实现,在极度失望下又产生了多种不同风格的诗,难怪古人说‘穷而后工’。”

这一年,徐志摩“绝对孤独”的独处,使他发现了康桥最大的美。在整个学期里,他的交友圈包括狄更生、福斯特、H.G威尔斯、理查兹、罗素、傅来义、魏雷、莫瑞。伟大的英国诗人激发出了他理想、浪漫的幻想,使他的笔端不由自主开始“断行书写”,那些诗汨汨而出,成了他最自然纯熟的抒发方式。他的诗歌影响了中国未来一个世纪。

青岛屋檐下

◎ 张作臣

王海波的博客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知道海波从小痴迷于文学,尽管后来从事了其他的工作,但是对于文学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有了博客这个媒介以后,海波似乎找到了抒发的机会,一篇篇玉珠落盘般的文字铺陈出来,讲述着他的忠厚与善良,清贫与困顿。他的文字机智、风趣而又汪洋肆意,但是在嘻哈的外表之下,却是其极细致、极缜密的心灵世界和极强烈的人文关怀。

“工作是我的人生前脚,文学、摄影是我的人生后脚”,这是海波对自己人生的总结。“文字让我神经兮兮,摄影又花光我自牙缝积攒多年的积蓄。”他有一张抓拍照片令人过目不忘:在前行的汽车中,一个孩子从车窗探出脑袋,嘴唇咬住手指,正用好奇的眼神注视着外面的世界。这幅作品使我想起了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列松所认为的“决定性的瞬间”,即揭示事物的本质,相机就是摄影师的武器,要使它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海波的这幅作品向我展现了摄影家的素质。

海波给我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他身背相机,一头扎进街里,流连、伫立于青岛的屋檐下,拍下了一张张我们曾经熟知而又无意中忘却的老青岛的照片,但这些照片记录的却并非逝去的岁月,而是生活在青岛屋檐下的青岛人的现实状态。如果说繁华、喧嚣的东部城区代表的是青岛的现在,那么陈旧、拥挤的老城区则可以看作是青岛的过去,是活着的历史。历史就是他者的故事,有一种史学派认为,一切发生过的都是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波镜头所记录的已经是历史了。

在海波的系列照片中,他用强烈的明暗对比、低曝光量的设置,较好地表现了老楼里的幽暗和阴郁的气质。暗黑的门洞、斑驳的墙皮、腐朽的楼梯、狭窄的过道,这一切并不都指向沉闷,在他的照片中经常看见的却是孩子的灿烂笑脸、好奇的眼神,还有慵懒安详的老人、晾晒衣物的妇女、穿着背心的邻居大哥,透过镜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海波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正因为熟悉、镜头所及才会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这些故事才不会是“他”者的故事,这些故事浸透着作者悲悯的情怀和温暖的记忆。

法国有个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与传统的史学派别主张“客观”“科学”的史学观,热衷于宏大叙事不同,年鉴学派主张研究“全面的历史”,特别是人类的物质文明、社会和和心理的历史,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布罗代尔在其《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研究了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并认为由日常生活构成的结构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海波在其摄影作品里也摒弃了宏大叙事,甚至弱化了对美学和技术的追求,把视觉停留在了平民的日常生活,停留在了那些忧郁、琐碎、庸常的故事里,如果说,史学界有了年鉴学派,有了布罗代尔,那么青岛摄影界也有了年鉴学派,有了海波。(周晓方 编辑整理)

在北方,阳春三月,乍暖还寒。那风吹到脸上,有股积雪和泥土融化的味道。

毕竟是出九了,大地的万木该在春风的吹拂下渐渐苏醒了。

在岛城,这当口开花最早的还是迎春花。你看,不管街道的两旁,居民家小院的围墙上,还是海边栈道旁,一串串鹅黄色的迎春花,便在春风的吹拂下,不顾乍暖还寒的气温无常,悄然开放了。它开得那么安静,以至于我和朋友散步的时候都不敢高声说话,生怕惊动它迎风而放的执着。看看这串也美,那串也美,仿佛春天把微笑藏在花串里。而随后的日子,杏花、桃花、樱花、海棠花、梨花等都铆足了劲儿,赶着趟儿地相继开放,倒让人有些目不暇接。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诗句描写的是江南情景。在北方的三月,才会展现出这般景象。小河里清清的流水,偶尔会有几只鸭子在水中撒欢。岸边的柳条上冒出一串串苞芽,在春风的摇曳中很快就会放出嫩叶,不时会飞来几只春鸟落在柳枝上亮亮嗓子。

田野上,那一片片麦苗儿正是返青的季节。在经过了一个冬日的长眠,是春风将它们唤醒。一旦醒来,便互不相让地向上蹿。农家也深知,它们这时最需要补充水分,便开渠向麦田里灌

春风吹又生

◎ 孙宪武

水,有的还使用上自动喷灌技术,将水像下雨般的不急不慢地喷洒在麦田里,麦苗儿便喜出望外地张着嘴贪婪地喝着这久违的甘露。喝足水的麦苗儿,长得飞快,一天一个样,按照返青一分蘖一拔节一抽穗一开花一结粒一灌浆一成熟的步骤,会给农家在几个月后带来丰收的喜悦。

这时,麦田里会长出一些荠菜。它可是人们春日里最早尝鲜的野菜美味。记得小时候,我常跟着奶奶到麦田里剜荠菜。一棵棵毛茸茸的荠菜迎着春风暖阳在与麦苗儿和睦相处地生长着。看到麦垄上这么多荠菜,我就用小铲子贴着地皮将一棵荠菜叶子轻而易举地铲下放到小篮子里。可奶奶见了却对我说:“傻孩子,不能这样剜。要稍使劲用铲子连同菜根儿一起剜出,那菜根儿比它的叶子还鲜美呢!”在奶奶的示范下,我很快掌握了剜荠菜的诀窍。不多时候,我的小篮子和奶奶的大篮子都装满了荠菜。回到家后,便要费很大功夫一棵一棵地择荠菜。奶奶将菜择好洗干净后,便加上五花猪肉和食用油、盐、葱、姜等调料及少许韭菜分别制成包子馅和饺子馅,蒸好的几屉包子可供日后几天吃,饺子基本上够当顿吃的。当我大口吃着这鲜美的荠菜馅饺子时,奶奶总是在一旁眯着眼睛笑看着我,等我快吃饱了她再自己

少海柳叶儿

◎ 阿龙

州,徜徉在西湖边上。踏上柳堤行不多远,心境便如那柳色儿,青翠欲滴了。无论黄柳绿柳,看那柳叶儿,完全展开了,如袁中道《游居柿录》游历所言:“景色甚恬。猜那袁中道,一定如我望见柳叶儿张开了剪刀,把个春天裁剪得一缕一缕的,让过路的微风也染了色,染了柳叶儿的嫩黄,染了初春般的颜色,和一湖碧水纠缠得不能分别,最终以‘恬’和解,平分观澜之美,算作入了道义。

如此这般,只能算言中了柳的表面。以我观之,柳实在是树木中最多情之物。尤其在西湖苏堤或眼下少海的柳堤行走,此情此景,若无柳枝摇曳,美景将大打折扣,甚至索然寡味。在树木中寻找春的始端,不去拂那柳枝如何得知?记得月余前才刚吐芽的柳丝,在乍暖还寒中,用轻盈的纤手点醒了沉睡的湖水,让我记住了少海并再次返回这里。至于那些常绿的丝条、飞扬的白絮,暮秋依然吹送的柳絮,无不在演绎这些个多情的点滴。

柳堤上总在演绎这样一幅景象:触地的柳枝垂在眼前,像隔开世界的帘子,穿过枝条与细叶,夕阳贴近了看它的人,而它用最后的一瞥望向湖水,湖水流动着,卷起余晖,送往岸边幽暗之处。世界静谧,倾其所有,在柳叶儿上闪烁。

人们可以轻松改变某处自然环境,比如一

吃。这种春风送给我们家的美味和幸福感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当然,春风在给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的时候,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惆怅。比如,在岛城海边陪伴了人们一整个冬日的大海鸥纷纷离开这里,飞向遥远的地方。当我再来到海边时,总会面对着浪花撞击的礁石而发呆,不免感慨昔日海鸥戏水和小女孩跟着爷爷喂海鸥的情景梦幻般地消失在春风里。这也使我联想到春风也曾贯穿在红楼女儿的生命里,薛宝钗考究精致的“冷香丸”,就取自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等四时花蕊为原料,在春风吹拂下的春分这天,借春风和暖阳将其芬芳素净的花蕊晒干而进行调制,寄寓着少女对美与生命的渴盼;而黛玉每每春风吹至则要犯嗽疾,馨儿生命亦香消于此,如花的佳人与烂漫的春天一同消逝,为这一出命运悲剧增添了更多“流水落花春去也”的伤感;迎春的欢欣与惜春的忧思也构成了这时尚的复调旋律。

春风,在短短的几天里让万物改变了模样,甚至让人们都来不及对其仔细品味。它让青草破土冒芽,让山溪汨汨流淌,让柳枝爬满叶苞,让鸟儿欢腾歌唱。在你感觉春风拂面那一刻,大地已经做好了万象更新的准备。

面湖泊、一块土地、一座房屋、一棵花树,却较难改变自己的内心。思想家卢梭为了内省,不惜“彻底脱离尘世生活,并开始对隐居生活产生强烈的爱好”,以省察自身。在少海,无需离群索居,只要找到那些通往湖边的小径,走下去,坐到岸边,让柳梢拂过头顶,暖风掀动衣襟,湖水打湿鞋面,便可沉到心灵世界的寂静之中。

你也许走过千万里路,广阔的、起伏的、蜿蜒的,但没走过这条石子或石板路,它很短,只需要几步便到水边。水的开阖让你眩晕,有无数的褶皱,无限的细碎,但它是平坦的、悠远的,你无法拥有它的全部,只能伸手在水面,捧出一泓澄澈。或安立于水边的凝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任由那无数水滴组成的路向四面延展。此时,你会领悟生命之路不在岸上。

湖水因风的吹送,漫上岸来,漫过岸石和青草,打湿柳枝和回忆。那回忆,由一片一片的水涟组成,汪洋成海,去了莫可名状的远方。

柳堤长,柳条垂,柳叶儿飞,一垄垄湖水,从身下往下对岸铺展,这意境,如远处湖边依偎的恋人,也如跟前碧水桥上,手扶栏杆,指点少海风景的少男少女。他们眼中有一幅风景,内心里有另外一幅风景。我置身于其中,折一根柳枝,挥舞。柳叶儿嫩嫩的,散开湖水的味道。(周晓方 编辑整理)